

常山江岸孔庙寻迹

王春国

翻开《常山县志》，读常山历史，使人惊讶。

她，既有明朝建有的城门城楼城墙，大小水门水系，顺山顺水顺势。一座非常完整科学的城防体系，且又非常田园特色的古县城。

她，又有唐宋始建演绎的多座观音阁、东西关帝庙、城隍庙、忠烈庙、康王庙、洪济庙、周王庙、四贤祠、乡贤祠、名宦祠，与多座寺观以及先贤报功祠、容保祠、张公祠、庞公祠、靳公祠、李公祠、王公祠、文公祠、邵子祠等等古城历史史人及古迹星罗棋布。

她，更有让子孙明志，振兴文运的多元载体，镶嵌在古县城的内。一座耸立于古城武当别峰的文峰塔，千百年来，成了常山人们的乡愁烙印；一座雄伟的魁星楼，昭示我常山人读圣贤书而仕途辉煌；一座文昌阁，一代代召杜深情寄托，至公元二十一世纪，以更伟岸的气势屹立于常山城东喜鹊山巅，示我常山，文运昌盛。

当然，彰显中华大地，大江南北的孔庙，是华夏共有的一份知识宝藏，文化标识，常山不仅有，而且城乡都有。她，一城一乡，均在常山人的记忆里，更是常山之内涵与品牌的升华。

常山县城孔庙，处在公元764年从招贤古县迁至今址的县政府西侧，当时，亦称“文庙”。她是从常山首浙官办学校走来，公元1094年，县丞林卞创建了常山儒学，校址在古县城内，即大街北侧的老教幼儿园内，那时称洪山背头。直到嘉清年间，毁于火灾，常山知府赵可与请于巡按御史端廷赦，提学衙使

汪文盛将学校迁徙县衙西。

县学的迁徙，即为重建，担当有为的知府，在县衙西的约二十亩土地上做了很好规划。文庙坐于中，三厅间构造，翼以两庑各八间。文庙门朝南，门外设有戟门，戟门前设有泮池，上有石桥，桥有阑干，池外有棂星门三间，充分彰显我国传统建筑学派表现出文庙中轴线上门牌楼的威严。因为棂星门，意为天上文星在耀，也意味孔子为天上星宿下凡。文庙坐其中，庙之后为明伦堂三间，堂后为敬一亭一座。堂之两翼，东为博文斋，西为约礼斋，各三间。教谕宅在堂东偏，训导宅二间，在堂西偏，俱各有堂有寝。

合理规则有序的县学，孔圣人坐其中而世表众学子，一直延演于公元1943年改为简易师范，再因1945年常山县立初级中学创建于塔山而结束。

常山百姓，对文庙的影响还是记忆尤新的，因为《常山县志》康熙版记载非常详尽，更有一批就读于简易师范的老师还健在，还会讲一些过去的故事。

县城的孔庙可描可述，那城外乡下的孔庙在哪？《县志》没有记载，是笔者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，在乡村抓农民扫盲工作时，因学堂山村处在山腰间偏僻，而取名“学堂山”，感到疑惑，故拜访请教村中老先生而得知学堂山的来历。

学堂山，常山最小村庄之一，原为常山县湖东乡一行政村，本世纪初并村之时，将其划并至金川街道新都村。学堂山村，坐落于县城西的常山至球川的古道旁的一座山坳里，很是隐蔽而秀丽的风水宝地。

洪氏家族早于明嘉靖年间，就从福建迁同弓伏江大屋，到清康熙年间，族里有一位有识之士带领一房子女，由伏江迁至离伏江东方向五里地的半山腰间，也就是今天的学堂山自然村所在地。

学堂山的名字，就是因为洪氏家族迁至后，看风水思家兴，认为要使子嗣发达，必须读圣贤书。于是在村坳口的一处风水地建造孔庙，时称“夫子庙”，并请来了先生，教子孙识字断文，营造了一小域文风。孔庙，又为学堂，故地名就称之为“学堂山”。

学堂山孔庙，可俯瞰同弓、湖东全域，甚至何家、辉埠的大部分也尽收眼底，视野很是开阔。学生们坐席其间读书，很是开朗，久而久之，孔庙之学堂，成了山脚下老百姓的仰止之地。很有趣，在山下湖东乡的境内还有两处地名也叫“学堂山”，一是湖东乡的鲁里之北，一里地的小山坡旁古时建有学堂，人们称“学堂山”，今天仍为称之；二是湖东乡的樊溪村所在地，古时曾因有学堂，也称为“学堂山”，不过现今已无人知晓了。三座学堂山谁先谁后，不得而知，然，都与读圣贤书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。

孔庙，常山境内虽说古迹在籍，已无如人们想象中的伟岸载体，然，读《县志》，访问民间，孔庙在常山的曾经，还有如中华典籍里所描述的光辉折射，常山的文运振兴有其应有的贡献，孔圣人的思想还是传承在常山人的血脉文思里，而且在常山和谐社会共建上，发挥作用，绽放光辉。

水是家乡甜

白石虎

在我行走在家乡的数十年间，常常想起大诗人王维的名句——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，眼前仿佛有皎洁的月光照耀着前行的乡路，耳畔隐约传来泉水叮咚的声音。据说，人不吃不喝最多活一个星期，如果不吃食物，但只要喝水就能活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。如此看来，水——的确是生命之源。

我的记忆中，小时候和水的交往最值得回味的莫过于——到门口小溪里抓鱼摸虾。起先是由姐姐背着过溪流，放我在溪边观看抓鱼，我时常高兴得手舞足蹈。然后慢慢长大，自己也拿小网或者畚箕之类的篾具，到溪沿的浅水处捕鱼，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尤其是到了夏天，火热难熬，便同小伙伴们一起，脱得一丝不剩，在溪里练习划水，很是悠然自得。当感觉自己在水中可以边划边浮起来的样子，便壮胆要到小溪源头的桃树坞水库里去游泳。

桃树坞水库距老家只有两三里地。

家乡属于产粮区，水利灌溉是个保粮食保吃饭的大事。听长辈说，为了早涝保丰收，1958年，正值大跃进年代，全乡村民齐发动到桃树坞峡谷做水库。不过，那时候我尚未出生。到我读中学的时候，桃树坞水库成型已经十多个年头。听说父亲的爷爷辈是从江西南丰移民到桃树坞山脚下的，后来因为要建水库，再一次移民到了水库的外面矮山下，原先古屋的遗址已经沉入到了湖底。我们砍柴种地的许多农活都要通过水库大坝走，然后靠山岩边走，一担柴火砍下来，挑到水库大坝歇力，来不及欣赏碧绿的湖水，就扑通扑通地跳进水库中洗澡。游到中段，渐渐力气不够的时候，方才游上水库边，偶尔还能摘到毛茸茸的桃子吃。

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，建造老家张家弄水库时，我已经高中毕业。那水库的工地也离我家不远，我挑过一段时间供大坝的泥土后，就开始在水库工地上为生产队社员记工分。遇到学生们“学工学农”来参加做水库，或者兄弟乡镇村民来支援的时候，那种战天斗地、人山人海、彩旗招展、喇叭山响的场面，真的壮观，至今回想起来，就像在昨天。

在门口的小溪旁，有一口我们自然村共用的水井，十来户人家，似乎一天到晚都有人在水井边忙碌。早上，要挑好一天一家人的用水；快中午的时间，如果小溪里水量有限，就从井中打水上来，洗衣服洗蔬菜；傍晚，忙热了一天的叔叔伯伯们，也从井中提水上来冲澡。逢到有哪家办喜事请客，或者家里蒸酒、洗番薯粉的日子，需要的水量特别大，水井边就像赶集似的繁忙。

水也有肆虐的时候，有一年，山洪暴发，把小溪边的水井冲毁了，连井圈也冲出了几米开外。农家户里开始花钱打压力水井，用一根长长的铁管，钻到有地下水的区域为止，然后通过压力，水就被压上来，咕咕地流到盆里桶里，各家各户自己用水就方便多了。近几年，农民饮用水已经成为脱贫奔小康的标准之一，所以，家乡人都用上了干净清洁的自来水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家乡的水不仅流向钱塘江，还穿越湖来到了长江。

家乡白石镇，在浙赣两省三县的交界处。两条山脉间，是一条狭长的古道，史称“常玉古道”（浙江常山至江西玉山），我的老家就在古道的中段。中段还有一个叫新亭岭的地方，岗高水少更加突出。自从不远的山坳造起了占家坞小水库，缺水的问题才略为减缓。有一次，同乡老李对我说，你发现没有，其实占家坞的水可以说是“两江”之源——往东通过钳口、新都就融入常山江，直达钱塘江；往西流向江西信江，然后长驱直入到长江。真是名不虚传的“两江源”啊！如果宣传使用好“两江源”的牌子，不仅能提高村民保护源头水的环保意识，而且还能文化旅游打开一扇美丽的窗口。

真正把水与旅游文化结合起来的，当推家乡的不老泉度假区。

度假区地处的樟坞山，这里有一口古老神奇的清泉，其泉水富含硒和多种矿物质，都说喝了此地之水的人可以长寿不老，爱情不老。景区生长着密密匝匝古樟以及红豆杉等名贵树种，是不可多得的人间氧吧。依托水与森林资源，打造起了泉塘江、十里桃林、飞越丛林间等生态旅游项目，游人如织。他的老总吆喝道：“一山一泉一世界，一湖一景不老泉，这里不仅可以吃、住、玩，还有美丽的风景等着你，还可以给自己洗肺，等雨听风话桑麻……”

未完待续……

常山好故事

我的继父是老兵(六)

马朝虎

走的时候心里踏实，不会害怕。

陈日花把陈贵富搂在怀里，放下头说：“爸爸，我没有怪你，你安心去吧，山根会天天陪着你。”

陈日花是1954年初中毕业的，刚好一个乡镇中学要招老师，她高高兴兴地走上了三尺讲坛。不久，村里需要一名会计，挑选来挑选去，还是觉得陈日花最合适，村书记一次又一次地请她回去。

就这样，陈日花放弃了教职回到了村子里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。

解放后，徐涛一直没有正当职业，东游西荡的。有一年，福建民间杂技团来常山演出，他能说会道，很快就跟团长搭上关系，就进了杂技团工作，当上了总务科长。

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，徐涛觉得自己的历史问题说不清，连夜从福建逃回了常山。老家也不是他的避风港，由于他在国民党警察局里干过，又贪污过银行里的钱，娶过大小老婆，被划为地主成分。

陈日花知道这件事后，不无担忧地对徐燮潭说：“他真是活该，当初要是听我的话跟你舅舅一起去参加新四军就好了，万一战死了也光荣。他现在这种成分，害了自己，也会连带害你的。”

徐燮潭还真的被害过一次。

陈日花回村子当会计不久的一天，余达娜正在门口晒衣服，走来一位穿军装的男子。余达娜看他一眼，又搓了一下眼睛，于是大声地叫了起来：“是云章吗，真的是云章，日花，云章回来了。”

当时，陈日花在灶间炒菜，听到“云章回来了”这几个字，心脏怦怦直跳。她没有马上跑出来，而是慢条斯理地把那碗咸菜炒好，用水涮了锅，又捋了捋头发，才不紧不慢地走到门口，笑着说：“云章，你回来了？进屋喝口水吧。”

叶云章的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，他看着陈山根的那张照片说：“我都回来了，你怎么不回来？”等心情平复后，叶云章绕着陈家的房子走了一圈。

这座土坯房还是多年打的，因为缺钱，不光没粉刷，连瓦也没盖，屋顶铺的是茅草，一到下雨天，到处漏水，梅雨季节，潮湿得身体发霉。

第二天，陈家来了许多的泥匠木匠，叶云章拿出他多年的积蓄还有退伍安置费共600多元，开始帮陈家整修房子。

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。



全家合影，后排徐燮潭夫妻，前排从左往右：陈日花、徐燮潭儿子、余达那、叶云章，拍摄于1980年

陈山根的牺牲对陈贵富的打击非常大，他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，1953年春天，田野里的油菜花开得最黄灿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快走到尽头了。

陈贵富的神情开始恍惚，一会儿说：“山根，你回来了，快让日花给你下一碗面条吃。”一会儿说：“日花，我对不起你，不该把你草率嫁人。”

在常山，长辈临终时，儿女要上床让长辈靠怀里，寓意有靠山，